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字林考逸序

呂氏字林據諸家著錄皆言七卷今禮部主事任君爲之考逸凡八卷而以序錄居其一者蓋不欲以今之所輯定爲七卷此其慎也又不欲直目爲八卷而依陸氏經典釋文之例爲次焉遂使呂氏本書若宛然復七卷之舊者又何其恰合也昔吾子行謂許氏說文卽倉頡十五篇是說也予嘗疑之蓋吾子行誤讀漢書藝文志而謂後人並字目爲十四卷以十五卷著序表耳千古讀書人果有誤會如此者不可不慮也予故於任君用

心之勤與其編次之慎並著於卷首若其採輯之所以然則卷內自詳之

重刻張吳興復古編序

韓子目義之爲俗書其言在元和初年而顏氏千祿之書已在前十四五年韓子所謂俗者不僅籍帳文案券契藥方也又非第筆勢也君子之於言也其必有不得已而後言者且事固有從俗而不戾者夏造殷因或素或青此不必泥古者也先河後海或源或委此宜求之古者也許氏說文之悒至宋雍熙暢析之矣而其卷末所列二十八文者百二十年之後至吳興張有謙中而益推闡之此亦原委之義也爲說文之學者必以復古

編爲職志而斯編之久無善本更甚於說文吳氏增修之書茲以叢牒而弗能有所補正則斯編之重刻尤不可以已曲阜桂馥未谷力任校讐數年於茲矣又得其鄉人孔繼樞零谷出貲開雕而未有舊本去年揚州羅兩峰來京師云有影宋寫本嘗託友人某致之京師而予乃未見也一日以語新安程魚門魚門則出之篋中字畫頗精審不苟於是未谷喜斯本之不易得而傳寫之必親也遂依以鈔亦又合諸本校之信乎其爲善本矣非零谷之力不能辦之非是本之出不能成之予每與未谷言說文繫傳一書宜及今精校付梓未谷任之尤力其機緣之合將以斯編之梓卜之也作者之意在於

祛俗書而重刻之心則在於證說文湖州弁山謙中冢迹在焉儻可與考訂圖經者志其緒乎

小學攷序

小學攷者補秀水朱氏經義考而作也朱氏之攷旣類次爾疋二卷而形聲訓故之屬闕焉是後學之責也顧南原自言隸辨一書爲解經而作意固善矣往者學人狃於帖括之習沿塾師音義幾不識古字古訓爲何物邇年士大夫則又往往侈談復古博稽篆籀古隸審定說文尠足闡形聲訂同異而於童年肄誦經書實義或轉不之省某嘗謂近日攷古嗜博者每求之六合之外而遺於耳目之前嘉興王惺齋有言今人爲文棄韓歐

諸家所用之字而好辨許祭酒重文張次立附字此學者之大患也昔宋都陽洪氏續急就類滂喜自以爲博識矣其究也徒啟濫觴之弊於復古乎何有然平心論之學者鑒彼兔園冊子局束見聞則又不得不引伸類長旁極而摹據之夫學問之實惟在識力正定而已苟其識力之不正也務博之失與苟簡之弊均也如其氣足以內養力足以自充則與其陋也寧博與其臆斷也無寧稽古矣曩在館下每以此事諭吾謝子今三十餘年而謝子從政之餘果克裒輯成書是其養氣有餘而識力正定之驗也讀是編者幸勿忘其爲解經而作則得之矣

秦篆殘字記序

岱頂秦篆宋汶陽劉斯立作譜至明吳同春所記云僅存劉譜之半矣其後北平許名闕半字於榛莽中僅得廿九字殘石嵌置碧霞元君廟東廡之壁至乾隆五年庚申六月燬於火今此廿九字原拓本藏者罕矣今又七十餘年知泰安縣事常熟蔣君於岱頂廢池址別得此殘石二片尙存十字仍以嵌於廟壁蓋二千年以前之篆蹟自周石鼓外惟此與琅邪臺是其真刻之僅存者琅邪臺篆石刻在海上拓者罕至而此刻尙臘存十字往者黃岳張君著雲谷編僅据廟中道士錄本以校史記與石刻之同異則以今日遙想宋莒公歐陽文忠董廣

川往復致慨者後先有同情也諸君子爲之詩若跋積
成帙將並梓以傳之而予適爲漢陽葉子東卿重摹勒
劉譜於石又改正甲秀堂帖行次之誤故樂爲書其卷
端嘉慶二十二年丁丑春正月北平翁方綱

原石四面環刻此廿九字在其

南鄉二段之西一段此一段凡

四行斯臣去疾四字在第一行

後六字是其後三行之首二字

惠氏後漢書補注序

元和惠君補後漢書注二十四卷顧復初氏序之謂此
其少作也然此注內時時自言所著經說則非僅惠君

少時筆矣顧序又稱其據義門所攷校然此內於何氏校語亦間有論正者又稱是書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是固然已然而劉珍楊彪諸帙世已罕傳卽此內所據補者惟循吏卷末數人而已世遠籍闕焉能復以裴注例之而予則竊喜其補注八志爲不苟也八志併入范書久矣近日義門何氏頗糾北海劄記稱范志之陋然其說實祖陳直齋直齋之說則援孫奭乾興初校本不著紹統之名而館閣書目已失之矣然竊案劉氏總敘云借舊志注以補之又云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則後來板本律準候氣以下列入紀後傳前者姑勿過繩焉可矣況於百官通稱本注是劉昭所述雖具紹統舊

文而景祐中余靖王洙參校以補系劉以注系章懷未
爲忘其本也今惠氏次志於紀傳後且不曰補後漢書
志注而曰續漢志補注無併入之嫌而還舊題之義庶
幾乎其無失矣吾友海門李子將鋟諸家塾故爲質言
其最有裨益者

集古款識序

書無古今一也今彙刻行草者董與文祝不同米與蘇
黃不同正楷則歐虞與顏柳不同卽獻與羲已自不同
又上而分隸則瘦肥闊狹長短之勢又各不同然則夏
后氏至周末千年矣其間父百官察萬民者豈能聽其
上下左右之移易形聲同異之通轉竟無定制以畫一

之耶特於今不可考耳王順伯集鍾鼎款識六十種今
尙存其文皆直蹟也薛尚功之款識法帖則出於重摹
呂大臨王俅之錄亦然甚至王俅之錄概以首尾銳末
爲之則一字萬同矣呂薛所摹雖間有巨細之殊而其
行筆類皆一似此在鍾鼎篆韻之類別爲衆輯或類記
以資考乎若必就其器如觀原拓者則未足反其本也
蓋於今集古器銘之文有二說焉其文古質可信必非
後人所能爲者上也其或不能保其不出仿摹而行筆
實有古趣亦不害其爲可存者次也不則千篇一律皆
作佳王年月汨女肅戈赤帶用作某尊彝其萬年子孫
寶用其文略移換一二字其書又無他奇陳陳相因纍

累箱篋家昆吾而戶夏殷也曷足貴乎甚至今日漁洋竹垞所稱鼎文世惠又稱無專篆形之盡失而目爲三代物也其視襄陽米祠壁妄鐫行書以爲寶晉帖者相去無幾此亦多聞與闕疑並宜滋甚者爾

爲錢梅谿徵刻金石圖序

集金石者歐陽趙氏皆有錄而無圖金石之縮圖於冊也自洪氏隸續始也然圖其式而已非圖其文也近日滋陽牛氏邵陽褚氏始縮其文而圖之於是嗜古之士皆樂其便於檢核矣然而豐碑巨製胥準丈尺而寸分之又汎泐蝕之形古畫之秘非可望而測識者雖世南之畫肚王粲之覆碁無以儷其巧也故凡執牛氏之圖

而沾沾議其後者皆不諒人之甚者也然今日欲效牛氏之爲圖知作者之勤且艱矣而先冀觀者之必吾諒焉則又不可竊嘗論之攷訂之與臨池蓋二事也工書法者必皆求其博極經史以討析之猶之樸學之士必責以三真六草之擅能也可乎哉然而事有處於不得不兩能者二者闕一必致失之千里則縮圖之作是已鄭氏之說經也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班氏之志藝文也曰酒誥脫簡一名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古人於簡編之式不憚剖析若此然未聞其著夫科斗古隸之

形兒者道傳而藝不存焉耳今也欲沿流以溯原因末以知本而漢唐已後真贋雜陳後先紛糾則雖下垂上曲之執筆迹小異之間亦皆可以測景於圭而縣金於市也非殫數十年之力心營而目運者烏足以爲之哉金匱錢子立羣視精而氣專凡吉金貞石之蹟巾箱所輯以燈取影不爽銖黍其於二者合一之途應矩而不勞矣蓋舉諸家之所難兼者一旦從容擘理而皆有之予故爲系述其所以然以俟夫博雅嗜古之君子相與贊其力而觀其成焉事寧有快於斯者乎士生典籍大備之日固有後出而彌精彌信者正不必以跨越牛氏之圖爲矜詡也

黃秋盦得碑十二圖序

得碑十二圖者錢塘黃子秋盦自繪其乙未至癸丑十餘年間所訪古刻事境而作也予識黃子在歲丁酉時於都門初得漢熹平石經殘字三段予借摹勒石於書室用洪文惠越州事題曰小蓬萊閣而黃子先世已有此扁何其不謀而合也旣而黃子筮仕濟寧爲漢魏六朝以來金石最富之區而黃子以政務之暇窮力搜剔始感張力臣之言升起尉氏令鄭季宣碑之下半鐵橋李君助之夢華何君又助之重修武氏石室剔永壽熹平殘刻於是舊所云任城五碑者增而十之曲阜孔廟同文門下之碑亦踵而增焉予旣爲四年三至詩而繼

予至者又得詹事阮公有同嗜蓋自古聚碑之地不皆
遇此人而嗜古之人又不恰逢此會宜黃子手寫之而
傳勿謾也黃子幹濟之才其宦遊所至博訪古刻必將
日有所得不止於此而予與黃子共几欣賞之緣當亦
繼此而未有艾也韓勅後碑竹垞與谷口皆得之則如
黃子與予者如夢華者皆期於必得之是當作得韓勅
後碑圖黃子方欲搜討嵩山三闕上下巖洞秘文雲木
蓊鬱靈境雪然矣又當作嵩岳訪碑圖延熹華岳廟碑
今海內有三本子皆摹得之嘗擬與黃子共摹勒焉又
當作重勒華碑圖其他若梁之舊館壇碑唐之化度邕
師銘孟法師碑皆當窮恣奇探而精摹勒石者繼今以

往黃子將理素練調丹綠日夕作繪之不暇也晉齋北來夢華東去但笑予輩日苦詩債逼人太甚耳

爲常熟趙氏乞曲阜顏衡齋歸兕觥序

明神宗之五年張居正父死奪情時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疏劾之受廷杖出國門庶子許國鑄玉杯以贈吳兕觥以贈趙兕觥之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默不惜剖心宣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穎易生許國爲定宇館丈題贈是觥傳之黃端伯陳潛夫又傳之章藻功何黉育諸人今在曲阜顏衡齋所乾隆戊戌夏衡齋拓其文來京師予爲賦詩並考辨而以拓本裝冊存於篋丙午秋奉使江西而趙翁者庭自常熟往湖南道出南

昌見訪語及家世知爲趙公五世孫也出拓本相眎翁
泣然久之別去明年春予按試袁州翁自醴陵寓書來
道其積念先澤之忱篤於寤寐乞爲致書顏氏謀所以
易之者予謂衡齋爲人重然諾敦古義非可以利干也
無已則以法書名帖相易可乎然亦不敢必也得此札
時予爲篝燈夜起耿耿無寐願以翁此意風厲天下爲
人後者是可以作忠教孝矣然使者旣已還楚其秋七
月翁果自來訪予於南康予時扁院試士不可與客通
謁也謂翁可相待旬日不翁曰諾則僦旅舍以俟予試
竣而屬予爲文乞之予曰顏氏之物旣無物可以相易
若某之文又豈足道乎然竊念衡齋於鄙人文字有篤

嗜之癖焉且夫顏氏收藏之博鑒別之精不止此一觥也若其歸於趙氏則二百年先人之手澤也在收藏家損一物不足減其美富而在孝孫之用心得此一物足以同二百餘年忠義之氣則豈獨子願之天地神祇將昭格而式憑之是故至情之歌泣可以動鬼神而貫金石也今者庭趙翁不遠數千里凌寒暑涉艱辛百方營求之不恤乃獨欲假鄙人之一言而敢以拙劣辭哉予旣爲賦兕觥歸趙之歌又爲之小引將遍乞京師及四方知交共屬而和焉蓋深悲鄙言之拙且蹇不足以讚揚顏氏高誼之什一而尤冀當世通人麗藻交誦而傳道之也於是乎書

兩漢金石年月表序

柳子厚論文之言曰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惟書亦然夫東漢之文音情華縟過於西漢而柳子獨以壯麗推西漢何哉有虞氏之泰尊夏后氏之山罍殷之著周之犧象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由質而文固其勢也故曰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黃山谷亦云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蓋許叔重爲說文解字溯六書沿八體而秦篆漢篆區以別矣迨洪文惠作滂喜一篇乃標舉漢隸以爲準繩何其顓也漢刻存者希矣然歐陽子以不見西漢字爲恨而今所收者亦已數種又竊自幸也夫徵文考事以時爲紀茲編錄

全文或以地或以事類惟以自所親見爲据不復能依年次矣故貫系年月爲條敘於書首

桂未谷續三十五舉序

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數題曰續志原始也續其舉故引說無例也宋王球字夔玉王俅字子弁是兩人子行誤以嘯堂爲球今徑改之不主於糾正也未谷論摹印諸條尙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其不名續學古編者以此

審正廟堂碑原本序

王弇州有言以蘭亭參宣示則華實配矣以化度參廟堂則方圓協矣吾嘗以此理參悟三四年而今乃得之

也廟堂唐本見於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何義門獨非之
謂退谷所藏本曾見於王文貞諸孫處乃以山左本湊
合重刻本者爾退谷既稱唐搨久亡世無二本而明韓
存良所藏唐本王弇州孫月峰皆及見之退谷獨不聞
乎何以弗稱也韓存良明神宗時人既藏有唐本而何
以百餘年來退谷江村虛舟義門俱未之見乎然董香
光不善臨書而其偶作虞書者適古特甚則韓氏之帖
想香光或見之而百餘年以來不知此真本存何處矣
孫月峰見唐本故以王節度本爲僵馮定遠未見唐本
而以王本爲鈍鈍字蓋不若僵字之精而定遠之妙悟
亦已至矣予因反覆寢食於子固弇州月峰定遠諸先

生之言而每念山谷老人之言不吾欺也山谷云字有鋒鏐造筆之勢甚適此與月峰所言筆筆皆蹲注法轉折特峭勁近歐書之語正相合然則月峰之見唐本蓋可信也山谷之云張福夷家本與榮咨道本其中缺字略相類又云以石未刊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本次之蔡本又次之它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拆波濤舊繡隨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襖褐者然尙有典刑亦不可廢也以此證之則山谷時所見已有王節度重刊湊入之本矣重刻本之斷不知在何時嘗以碑陰敎興頌考之此頌刻於宋真宗天禧三年而鮮於困學在元世祖至元時已有京兆府本無裂乃佳之語則

是宋天禧以後德祐以前此三百五十餘年間所斷也
王節度再立此碑在宋初建隆乾德間兼中書令復鎮
永興軍之時天禧則去立石時五十餘年山谷題跋則
去立石時百二十餘年蓋其時重刻之本尙未斷也然
山谷所見本雜以重刻本者蓋非選重刻之精者乃是補
舊刻之失者耳而山谷以爲尙有典刑則居今日重刻
本又已斷缺之後因諸先生語取今日之善搨想像選
集以追補之奚不可也予得宋化度舊本玩索數年乃
敢選集是碑財得不滿二百字耳非慎之又慎曷敢輕
爲品目也故潛題曰審定唐本杜詩云秋月仍圓夜明
其爲望後之月云爾

此文愚未見唐本時作也今旣得見唐本別有考論矣亦仍存此以

附之

重刻隸韻序

宋淳熙二年劉球輯隸韻十卷今揚州人重錄之秦編修來求序予旣爲校訂訛誤可無庸序矣而於其求序不厭煩言者隸雖一藝然不可不知要也其知要何在曰戒嗜異而已學者幼習正楷其能者或喜涉隸以通於篆此正路也然書必衷於法而法必準六書六書者篆也篆則必無一畫可假易者至篆變爲隸隸由漢始而漢人作隸書已有隨手之變至六朝而字體雜出魏齊周碑尤甚洪文惠之續急就也曰蔡氏石經未嘗有一字好奇乃洪氏續急就篇中所舉漢隸則已多開好

奇之漸矣何以謂未嘗好奇哉然亦皆漢碑實有之非
洪氏自撰也且如吳仲山戚伯著碑之類漢人所賃石
師既各不同其間習俗沿革之同異莫能齊也卽以山
巖屋壁之故書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雖杜鄭諸儒已
不能俾以畫一況後人遠溯乎第就其流傳可信者守
其常而勿驚其變亦學者慎思之事耳惟漢碑泐蝕之
餘有不可盡以意斷定者則寧守其常而所謂廣異聞
者尤可懼也卽如劉氏此書以孔廟碑恭字下半爲重
圈筆以鄭固碑卣字中間直畫誤與左邊橫畫相穿此
則漢隸所本無而嗜異者誤會其石泐之勢以當之諸
如此類則大不可也而婁氏在南宋時方且沿劉氏此

書以踵襲成書儼然命曰字原卽如褒斜谷揚淮表紀
敎字是司敎官名未言篆隸之隸可通也而必以隸皆
通此乎凡婁之演說多類此是則視洪氏續急就之所
舉者其爲嗜異豈不更甚乎蓋隸者承篆而啟楷不可
以不愼也婁氏之書每一字下省其某碑之名止列一
二之數觀者第見其出漢隸而更不詳檢其出某碑卽
檢其首卷出某碑矣而其原碑又未必皆能目見而檢
尋之於是但据所摹者命之曰漢隸如此豈知吾所偶
舉恭字卣字之類尚有不止此者吾惡能遍勸學者每
見一字必理其拓本而加詳之亦惟可信者信之稍有
疑則闕之卽此一學隸書之事儼若與攷訂經傳敬愼

之心同一兢兢焉勿馳勿貳也或亦爲學之一端乎

洪筠軒讀碑記序

臨海洪筠軒以讀碑記八卷示予讀之歎其勤且博近日錢詹事金石跋尾用意之密庶其匹矣王司寇金石萃編雖廣撫而精密或不逮此也吾嘗笑攷金石者動言可證其實證經者二十之一耳證史則處處有之記載摭拄何可勝原惟當論其大者而已有如唐溫彥博史言其褊急好爭論是非而碑特言宏量不與人爭其相反乃若是岑江陵固不應作諛墓文此當表出之以資論世者金石文固不專以書論然若秦繹山碑魏受禪表實以備篆隸體耳唐昇仙太子碑以其陰銜名出

薛鍾豪書而存之不則仆而毀之可也若職官之除授年月之前後其實有關係者著之可也其他偶有錯互不可校舉吾安能爲此廢日損功耶至如唐文宗大和宜据石刻以正板本作太和之誤遼道宗壽昌据石刻以正史作壽隆之訛又如漢禮器碑知闕里聖母姓并以證姓氏書宋泰山碑尊賢尙德下武緩刑以補大雅傳說諸如此類則亟宜表出之耳不然豈有傳注箋疏之不治而孜孜日從事於金石文者哉近人輯錄金石文者多矣未有若洪君之精密者故於此略及之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

大興翁方綱序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蘇詩補注序

昔趙東山有左傳補注近時顧氏惠氏又皆有左傳補注蓋補之爲辭不嫌於複也方綱幸得詳攷施顧二家蘇詩注本始知海寧查氏所補者猶或有所未盡聞前輩於山谷詩任注半山詩李注序葉殘字皆訪求珍錄蓋古人一字之遺後來皆得據以考證是以凡原注所有者攜殘拾墜錄之於篋久矣歙縣曹吉士從方綱訂析蘇詩疑義日鈔一二條遂成此帙而方綱之管見亦間附一二者欲以益彰原注之美耳

刻黃詩全集序

乾隆壬寅冬方綱校黃詩三集注上之

詔刊入聚珍板於是數百年未合之足本廣布藝林矣
後四年奉

命視學江西攜其草藁於篋而宣州新刻本外集之後
八卷卽舊本豫章先生外集之四卷也又其別集與史
季溫注者不同而宣州新刻分體失其舊式爰合寫爲
一本附以黃子耕譜通爲五十六卷時時與學官弟子
論證其所以然蓋自方綱年十九誦浙滄陳蘇庵輯漢
書輒奉先生質厚爲本一語爲問學職志今將四十年
所與學侶敬申修辭立誠之訓者不外乎此書諸卷端

衆人不識也君子之於人也學問議論初不必其盡合然必顯然有所駁正發明以伸吾見而期歸於一是未
有口不明言而故假他端以寓其憤激者假若瓊山有
所異於先生則必昌言於先生而使知之其未昌言之
則其心無異於先生必矣明代士大夫習氣喜爲黨同
伐異之論稍有可假之端則科道諸曹譁然交章辨難
蠡起橫議滋而門戶立朋黨衆而權奸熾自古爲學爲
文之害及世道人心者莫甚於此以白沙先生之道力
常伸於天地之間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者而何爲亦
必援之使入此而後快哉予讀先生之集不足以毫髮
闡明先生之所得顧見序先生文者斤斤於朱陸異同

江門會稽之辨予則何敢焉因見重刻本尚存黃氏所爲應召錄者而懼覽者之弗究其實故第就此一條言之

安我素先生集序

歲己亥予典江南省試得無錫安生吉以春秋冠其鄉比生來謁則溫粹之氣油然而深長一日手所校刊其先我素先生集屬予序之卷首則當時諫草也當明神宗之世高顧諸君子爲士林標準一時若大庾之譚餘姚之孫皆附載安光祿傳中而光祿裔孫獨能表章其遺文顯幽光而伸亮節與史策並垂矣予嘗得萬季野手書先生本傳草藁慨然想見其爲人又嘗獲藏先生之祖桂坡公所舊藏宋槧蘇詩施顧注本每念文字之

真契出於忠孝非區區藻績之藝所能工也今安生日
抱遺經研窮古人心得之祕剖析其同異而所以闡揚
先人之撰述者篤志不渝又如此君子之澤必昌其子
孫理之可信者也生又爲余摹桂坡公遺像於蘇集之
前而余得敬識數言於其先人遺文之卷末庶安氏後
人之讀書感舊者有所興起焉則所裨豈淺哉

孫忠靖公詩序

明督師總制兵部尙書代州孫忠靖公當明社岌傾之
際奮力獨支於關隴河陝之間爲楊嗣昌所撓阻卒以
身殉而威震三邊英光塞天地忠節具於史傳豈復僅
以文字見於後世哉所著白谷山人詩鈔上下二卷古

今體凡二百五十首其門人馮君如京序而傳之昔秀水朱檢討綜有明一代詩人至殉節諸臣或表其事以重其人或因其人而存其詩之什一而是集獨不與焉蓋朱氏所未見也是集在公平生泰山一豪芒耳然猶足見公之襟懷寄託如聆其談笑而親其翰札也詎不幸哉集名題曰白谷山人蓋沿其舊草也今敬依乾隆四十一年

欽定勝國殉節諸臣專諡題曰孫忠靖公詩蓋其片言隻字皆精忱所流露矣又惡得徒以詞翰視之

重刻王文簡五七言詩鈔序

漁洋先生五七言詩鈔雖云鈔不求備而古今詩法之

正脈繫焉卽以所託古調若仍沿白雪樓遺意且五言
自杜韓以後若皆視爲變體或類舉一廢百乎然先生
題唱神韻高挹羣言其所舉似本自如此揆諸三昧十
選沿波討源若涉大川茲其津涯也已顧刊行板本時
於諸家原序原注校寫皆未歸於畫一愚嘗憾秀水朱
先生經義考於原序歲月多所遺失二老此意儻可相
視一笑歟竊謂詩教崇深通才精詣自當博綜諸家全
集如以彙輯一書擇其尤雅則斯編實後學指南有通
途而無流弊也暇日偶取曩所校寫之本質諸雲谷葉
君君復以其尊甫花谿翁夙所考次適有相印合者遂
依次重鋟之以公諸同好猶先生初志也篇內有未及

書按者亦猶昔蔣刻附注之例云爾

漁洋先生精華錄序

昔任天社選山谷詩文曰精華錄而漁洋詩亦以是名此錄饜飫人口久矣方綱按試來山東新城學官以此書無專序謂此土士人之意欲方綱爲之序方綱宜援計甫草之例以謝之而又不敢以空言謝者何也先生之詩自漁洋前後集以訖南海雍益蠶尾諸集可謂富矣今約取之而目曰精華其果先生精華所在耶且先生詩之精華當於何處覓之在當時有謂先生祧唐祖宋者固非矣其謂專主唐音者亦有所未盡也謂先生師韋柳者似矣顧何以選三昧集而不及韋柳又謂具

體右丞似矣然又何以鈔五言詩不及右丞是皆未足以盡之也或曰讀先生詩當熟史記漢書故以惠氏金氏徐氏諸箋說援据極博而尙有補注者然且又舉司空表聖嚴滄浪言詩之旨歸於妙悟又若不假注釋者此皆仁智各見吾惡乎執一處以求之天社之於山谷也其錄取精華之義蓋罕有知之者卽以盛君此序所謂山谷精華錄者愚嘗考之乃後人僞託之本而天社原書久佚且山谷之詩或云由崑體而入社也又或謂其善於使事又或謂其純用逆筆也此果皆山谷之精華乎愚在江西二年日與學人講求山谷詩法之所以然第於中得二語日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尙未知於

天社之意有合乎未也而奚敢直舉所見以序先生詩哉願與善學者質之耳

孔搗約集序

凡作序者必於其書有所資證而後序之予從來不欲以泛贊作題辭也況吾搗約相與對榻論析非一日矣今於其所著述思所以闡其要而補其遺者說經之條則大戴記公羊傳其最著也公羊子所論者皆不能以入此惟夙所最心切者小辨以下三篇之目次也漢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王應麟曰七篇今在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諸志小辨用兵少閒也今大戴禮小辨第七十四用

兵第七十五少間第七十六昔嘗與摛約讀至此摛約曰此三篇當在文王官人之前則三朝記七篇相屬矣此非諸家所云錯簡可比實大戴篇次之定論學者所宜知也摛約每來吾齋有所劄記今其手蹟尚有未盡檢出者若所輯岐鼓凡將篇久欲勒諸石而未果今屢檢敝篋尙未得也惟讀漢書一條地理志下篇魯國分埜條末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句師古亦誤注摛約曰此十八字是後人讀漢志者校勘之語須昌良皆屬東郡光武叔父名良故曰壽張今仍稱壽良知是魏以後人所校語誤入正文耳此於攷訂漢志極有關繫予已書諸漢書校本矣舊學相知

定語如此有益者安可不記書此於君集前以資訂證

濤音集序

濤音集八卷皆掖縣人詩蓋西樵敎授萊州時阮亭省兄於學舍相與觀海賦詩因撰次其邑人之作也往往有兩先生系評云予訪此書三十年不得見今按試於萊始見之試竣日亦觀海於蠡勺亭而求所謂亞祿窟空黃門別墅者則堙廢久矣漁洋窟室畫松歌蓋和孫黃門作所謂江南吳生者賴此集以傳其姓名而注漁洋詩者皆失之則是集之久不著於世可知也集內附載漁洋詩前後凡三見中以道子襯託耳今所行漁洋詩則刪去中間吳生句雖視初本若稍薙其蕪而於

層折乃轉未了然也黃門原唱亦有未合拍處當是一時偶以石几刻畫見其神致飛動耳集中類此者亦尙復不少讀者第賞會其神致而姑勿深論可也是集之成在順治十四年丁酉正兩先生昆季盛年馳聲藝苑之時其後漁洋作西樵年譜於然脂濤音二集皆追序及之蓋已不能無陳迹之感而況今日考新城著錄者耶萊之人士方謀重鋟於木欲方綱爲之序故獨就其切於漁洋者言之

新城縣新刻王文簡古詩平仄論序

詩家爲古詩無弗諧平仄者無弗諧則無所事論已古詩平仄之有論也自漁洋先生始也夫詩有家數焉有

體格焉有音節焉是三者常相因也而不可泥也相通也而不可紊也先生之論古詩蓋爲失諧者言之也紊亦失也泥亦失也紊斯理之泥斯通之夫言豈一端而已言固各有當也方綱束髮學爲詩得聞先生緒論於吾邑黃詹事因得先生所爲古詩聲調譜者旣又見江南屢有刊本或詳或略又有所謂詩問詩則者其論間有指柱亦大同小異今見新城此刻抑又不同或遂疑其有贗方綱蓋嘗熟復先生言詩之旨而知其不相悖也夫張王元白之雅操不可以例杜韓山谷之逆筆不可以概歐梅吾惡知先生當日有所爲而言之之爲桓司馬耶爲南宮敬叔耶其知者則曰舉一以反三也其

不知者則曰舉一而廢百也今日高才嗜古者稍有所得輒往往訕薄先生漸且加甚矣其墨守先生之論者尙知聞警欬而愛慕之得其片紙隻詞以爲拱璧方網若不爲之剔抉源委俾讀者知其立言之所以然其於甘辛丹素經緯浮沉之界所關非細故因新城學官之請而爲之序如此

小石帆亭著錄序

石帆亭者漁洋先生論詩處在新城里第池北書庫間昔吾邑黃崑圃先生受學於漁洋至視學山東役竣猶親執經問業於此方綱幼及崑圃之門輒心慕之後四十年而方綱視學於此竊思漁洋先生以詩學沾溉後

賢顧後來受其膏馥者或往往厭薄先生蓋始於趙秋谷後人所聞不逮秋谷而亦轉效之實則先生言詩窺見古人精詣誠所謂詞場祖述江河萬古者矣方綱幸得承先生門牆緒論復得與學人訓故齊魯之間急以闡揚先生言詩大指爲要務輒因新城新刻古詩平仄論而推廣沿源約爲書六卷使院四照樓前有石焉旁有水亭因題以小石帆而竊比於著錄之義

三元詩序

乾隆四十有六年歲在辛丑

聖天子久道化成

壽考作人之慶錫福極於衆兆民毓瑞於士林厥有三

元應昌辰而出則吳郡錢生槩也維時

帝庸作歌風雲之壯麗禮樂之光華騰耀呈露於

天章藻彩之間猗歟盛哉於是刑部侍郎姜公翰林侍
讀學士彭公偕吳郡諸公仕都下者於聞喜公讌之後
卜期張筵爲之賀而方綱舉酒以相屬再拜言曰粵稽
甲乙科之設自唐至今千一百六十四年其間狀元之
可考者自武德元年孫伏伽以來三百四十有一人矣
而三元者纔八人耳若唐張又新宋楊寅其各位行業
無可稱於時其見稱者或以字或以官或以封爵然獨
王沂公宋莒公爲較著而李心傳所記宋之三元則及
沂公而不及莒公其曰青州試曰南省試曰廷試蓋沂

公之相業尤著於當時載誦於人口也禮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鄭注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也然則古之所謂選士俊士進士者既同等而進於王朝則必皆有冠其等者而其人之姓名不傳則是所重者在設教觀德而不在於榮名也唐宋已後士大夫益重科目之選而考德敦行之實或不逮於古者何歟毋乃不求諸忠孝之大原而徒騫乎名譽也其甚者或競逐於榮利也昔楊大年見沂公所作賦而歎曰王佐才也及後爲相范文正以宰相之任推之沂公獨遜謝不自任

然則其謙退敬誠之意根於器量而無弋名邀利之心
蓋終身以之矣夫士以學養爲歸以質厚爲本此讀書
立身之要言非爲中三元而後以此受之也然而所以
膺福祿於無窮者初不出乎此於是錢生再拜受之爰
爲考序唐宋已來三元姓氏書於冊而方綱與諸公同
賦喜讌之詞書此以爲之序云

續禪智唱和集序

南康謝子移守揚之四年將入覲以次韻蜀岡蘇詩合
爲卷而以錄別諸作附焉曰續禪智唱和集踵新城王
司寇故事也方綱於其旋任而告之曰漁洋有唐人神
韻集之撰刻於揚州而其本不傳久矣今子續是集也

儻更可訪耶漁洋詩得山川挺秀之氣少年時得之揚
郡居多將以吾子之續是集卜之也蘇詩漁洋所最服
膺而於五言古七言近體頗有未愜者顧若遊東西巖
諸篇何必盛唐之爲三昧哉則是詩也其於漁洋離合
必有間矣然吾嘗謂漁洋真知詩之正法者蓋曠代之
感綿邈而相屬者卽詩法也空山禪榻之間泉竊然而
鳴樹蓊然而合子其若或遇之非我所能言詮矣謝子
曰有是哉遂書此以序之

重刻吳蓮洋詩集序

汾陽曹僕卿以其鄉人張觀察之意俾方綱校訂蓮洋
詩刻之爲取鈔刻諸本校月餘乃定序之曰此事離卽

一義盡之矣卽者或可執迹以求而離者不當執迹以求此其大較也昔漁洋先生每謂開元天寶諸作全在興象超詣然如王右丞之作則句句皆眞實出之者也卽王少伯齋心一詩空洞極矣而按之具有實地如畫家極空濛煙雨之致而無一筆不可尋其根源此詩之所以爲詩也唐人惟白香山處處着實轉有求其著實而過者如言音聲之直而譬諸筆描豈有不類於滯是以漁洋先生極不勸人學之然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布帛菽粟皆至鄙淺而可以充人飢寒之用若所謂五城十二樓彈指卽見者則卽之轉遠已矣然漁洋先生雖以此自高而獨具中和之氣不至太過是以他家亦

不能及若蓮洋之詩則奚所處乎語曰日臨蘭亭一本
終不成書見過於師者不從門入也開元天寶諸公孰
其似漁洋者耶今漁洋以爲三昧則漁洋之似而已矣
後乎漁洋者孰當似漁洋者耶今漁洋以爲得髓則不
漁洋之似而已矣夫浮海之喜信道之篤也況其一往
所託實有不朽之處而氣之所至吉祥止止騎箕尾而
比列星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雖漁洋莫能節制之矣
無已則仍就漁洋之說編之

愚谷文存序

予與槎客以文字相知定交三十餘年矣而未得爲之
序今得見所存藁而序之者槎客東南名士其文淹貫

載籍力追古作者不待予言也其徵文攷獻裨益於風
化人皆見之亦無俟予言也乃今見其言人所不能言
者則周松霽訂閻之序也古文尙書誠不無可疑處然
義皆醇正列於學官久矣卽如其中一二偶見他書者
安得從而議之今日讀尙書者竟以駁古文爲事矣皆
閻氏此書樹之幟也且如大戴禮記有漢時冠辭不聞
有人特爲一書專駁大戴記者而梅閻之輩願必力訐
尙書之僞且如切磋道學諸條旣見大學矣又見爾雅
春秋傳穆姜亦有元者善之長諸句古籍錯見處曷可
勝言而閻氏輩必舉大禹謨危微精一之語而亦疑之
此其害於世教人心非細則其他條卽或偶有所見者

亦當存而不論總之此等書不作可也今周君之書予所未見予亦時時有訂閻條件不過附記於讀經條下況閻氏之縱筆輕肆啟人好議論古人之漸其書學者本不必觀而今日讀槎客集有以發我所欲言敬告讀斯集者勿僅視爲談藝資見聞之助而已他日儻得見周君之書更當出區區訂閻諸條相質證焉

坳堂詩集序

司空表聖生於王官谷元遺山在汾晉王漁洋在濟南皆北地詩家之秀而皆能知神韻之所以然今人顧專目漁洋言神韻者何哉獻縣戈芥舟坳堂詩集不蹈格調之滯習亦不必以神韻例之顧其藁有任邱邊連寶

一序極口詆斥神韻之非甚至目漁洋爲神韻家彼蓋未熟觀古人集不知神韻之所以然惟口熟漁洋詩輒專目爲神韻家而肆議之且又聞其嘗注杜詩其注杜吾未見也第就此序舉杜詩浣花溪裏花饒笑二句巡簷索共梅花笑二句謂杜集中只此二處是神韻不通極矣神韻者非風致情韻之謂也今人不知妄謂漁洋詩近於風致情韻此大誤也神韻乃詩中自具之本然自古作家皆有之豈自漁洋始乎古人蓋皆未言之至漁洋乃明著之耳漁洋所以拈舉神韻者特爲明朝李何一輩之貌襲者言之此特亦偶舉其一端而非神韻之全旨也詩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亦有於風致見

神韻者不能執一以論也如巡簷索共梅花笑二句則是於情致見神韻也若浣花溪裏花饒笑笑字則不如此此乃竊笑取笑之笑與笑樂之笑不同且此二句亦與情致不同彼舉眼但見二處皆有笑字遂誤混而言之可乎卽觀此語則所謂注杜者其謬更何待言而以此序切堂詩其可乎芥舟昔爲邊君作序亦何嘗無稍憾漁洋之意然而不害者芥舟之意先舉信陽以影出漁洋則切合矣愚曩者固已於藐姑神人之喻微覺漁洋礙不於倫矣漁洋又嘗謂杜吹笛一篇爲大復所本卽此類也神韻者本極超詣之理非可執迹求之而漁洋猶未免於滯迹也芥舟詩正妙在不滯迹雖不滯迹

亦不踐迹觀者聊以存其真可矣故削去邊君序而爲之說如此

陶廬雜錄序

陶廬雜錄六卷法式善梧門撰梧門姓孟氏內府包衣蒙古世家原名運昌以與關帝號音相近詔改法式善法者國語奮勉也其承

恩期許如此自其幼時穎異嗜學尊人秀峰孝廉受業於予故梧門得稱門人刻意爲詩又博稽掌故其於詩也多蓄古今人集閱覽強記而專爲陶韋體故以詩龕題其書室又以陶廬自號其於典義卷軸每有所見必著於錄手不工書而記錄之富什倍於人卽此卷可見

其大凡矣與予論詩年最久英特之思超悟之味有過於謝蘊山馮魚山而功力之深造尙在謝馮二子下故數年間阮芸臺在浙以其存素齋詩集送付靈隱書藏而予未敢置一語今笠帆中丞以所梓是編屬爲一言則其中有係乎攷證有資於典故者視其詩更爲足傳也梧門子桂馨亦能文早成進士官中書舍人深望其以學世其家而今又已逝去撫卷懷人耿耿奚釋況吾文之謏陋又安足以序之

跋中州文獻冊

右孫夏峰湯文正耿逸庵三先生手札武孝廉穆淳裝爲冊屬題其後三先生皆理學大儒又皆在中州故題

曰中州文獻而竊有附述者湯文正耿逸庵之學皆本於夏峰夏峰之學初何嘗不溯原於姚江然初不以議論開門戶之習也蓋三先生皆以躬行實踐不爲空談性命之說故非貌襲講學者所能幾及也君子之於學也求諸已而已經術至宋儒而闡發義理日益精密實則與考證訓詁本一事也河南二程子實啟正學之脈而今之考經義者必欲曲辨二程子未嘗師事周子又必謂太極圖出於陳希夷又或因辨陸象山王陽明之學派而轉謂程朱有涉於二氏此皆嗜瑣嗜博之徒非說經之正也若孫湯耿三先生之學何嘗有涉於朱陸異同之見乎士生今日經術昌明之會惟有恪守程朱

以切已篤行爲要勿啟嗜異之漸庶不墮入講學之流
弊也歟

復初齋文集卷第四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蘅石齋詩鈔序

秀水錢閣學所爲詩曰蘅石齋集者三十有六卷閣學
既自序之乾隆丙申夏閣學奉

命視山東學政將出都新安程吏部欽州馮孝廉屬方
綱鈔其詩方綱與蘅石相知在通籍之前而譚藝知
心於同年中爲最自巳卯春蘅石自藜光橋移居宣南坊
方綱得以晨夕過從至今十有八年中間方綱使粵者
八年而前後共吟諷者則十年十年論文之交世固有
之至於心之精微人所難喻方綱於蘅石則固敢謂粗

喻矣其詩濃腴淡韻若畫家賦色向背凹凸東坡謂於
王維千枝萬葉一一皆可尋源者也爰略摘取爲四卷
以見其槩以俟其全集之刻云

甌北詩集序

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豈以時易過而境不留耶
吾嘗疑之矣白傳之於元相也格調既合工力亦相埒
而其言曰伐石者觀劊迹發矢者聽弦聲兩公之心力
必有端至微眇而不易以告人者矣歲己卯庚辰間予
與耘菘鄰居寄園舊址日夕過從譚藝癸未春同校藝
禮闈夜聞君吟嘯聲與諸桐嶼聯句至百韻達旦相示
才氣橫溢辟易萬夫比出闈旬日耳側猶作研削砢砢

聲欲出一二語以舉似之而竟未得閒後八年予視粵東學政而耘菰守廣州辛卯秋遷貴州兵備道將受代未行一日獨與畫師吳水雲買小舟探羅浮華首冲虛諸勝予時試諸郡畢日坐使廨藥洲上想君詩思聊聊在海天雲石之外亦欲於贈行時題記數語又未得遂也今耘菰之詩裒然成帙既登於梓者二十七卷郵寄示予且屬以一言君方掌教邗江而予於二千里外披誦前後諸什坐臥不能去宜有以發揮集中之所得矣然旬日以來把卷馳湖如見君雙眸射人搖膝撚髭於煙月間而其詩境碑兀奇宕音在空外吾安得執一解以印定之豈得以時與境不相值爲辭又豈得以良工

藏璞之秘自擬乎他日晤菰菰對案伸紙必有所以相質者矣

祝芷塘使蜀詩序

芷塘編修典蜀試之後三年方綱始得見其紀行詩二卷吾友魚門吏部序之舉新城王文簡以發端予蓋反覆讀之而不欲以文簡儼也世或言蜀道集爲文簡補作是或未必盡然其時文簡年纔二十九郎官出掌文衡不可謂非盛遇而其詩壯浪頓挫中間出幽崖密箐之氣咆虎豹而嘯狙狽此文簡蚤歲自序其詩以爲性多感慨者而豈可以律後人哉學文簡詩者或望其氣而不本其內心襲其貌而不究其君形者詩人之秀

氣所以終無由自達也今編修斯集其題其境什二三
同於文簡而其深秀穠發天骨映徹不可於筆墨間求
其肖似者元裕之有言乾坤清氣得來難必非日臨蘭
亭一本者也予八年於粵亦文簡所舊遊深愧學殖謏
薄風流莫接而去年春旋役道中望鸞尾諸峰青峭雲
表偶然有會亦賦一詩以微寄此意不謂今日得讀編
修斯集而有以發吾所欲言者因併以質之魚門

黃仲則悔存詩鈔序

今年夏聞黃君仲則歿於解州其冬運使沈公鈔寄其
詩來俾予編次旣而得洪君穉存所爲仲則行狀稱其
詩可傳者凡二千首今是鈔僅千首予又刪其半存五

百首而已又不知尙有可傳之作若干首落何處也予
旣惜其詩不盡鈔而於所鈔乃從嚴刪者何哉予初識
仲則於吾里朱竹君學士座上讀其詩大奇之自此仲
則時以其詩來質其信予之篤出於中心之誠予今日
見是鈔如見仲則亦相待以不欺而已予最不服歐陽
子窮而益工之語若杜陵之寫亂離眉山之託仙佛其
偶然耳使彼二子者生於周召之際有不能爲雅頌者
哉世徒見才士多困躓不遇困益以其詩堅之而彼才
士之自堅也益甚於是怨尤之習生而蕩僻之志作矣
仲則天性高曠而其讀書心眼穿穴古人一歸於正定
不佻故其爲詩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凌厲奇矯不至

故常其有放浪酣嬉自託於酒筵歌肆者蓋非其本懷也仲則爲文節後裔每來吾齋拜文節像輒凝目沉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語欲與之相觀於深處而孰知其飢寒驅迫無晷刻發篋陳書之隙而其精氣已長往矣然而其詩尚沉鬱清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語可通風雲而泣神鬼何必讀至五百首哉所以兢兢致慎刪之又刪不敢以酒聖詩狂相位置者欲使仲則胸中抑塞磊落之真氣常自軒軒於天地間江山相對此人猶生正不謂以長歌當痛哭也擇存評其詩出於太自然此或人多知之者吾是以不具論

陳南麓先生北園集序

方綱爲兒時則聞外祖張方九先生每稱都御史南麓先生家訓之善及王申與公子齊紳同成進士官翰林語及先生詩文集而未得見也先生與方九先生皆林氏壻林本丁氏嘗於山陰祖居之後山築北園丁公憲侯所爲營構也故以北園名集又有春明擷芳諸集而北園集山居之詠爲多今丁巳秋始於先生從曾孫雲騎尉廣寧篋中見之屬方綱爲序又得題華秋岳所爲北園圖並讀圖後金繪卣十詩卽謂斯圖至今存可也先生於性道之學經濟之學詞章首律之學他人所畢生精力莫能殫究者而以身兼之又挾以清剛雋上之氣如見其侃侃不阿而目光四矚也是集始於官京

師終於居鑑湖卽以北園諸景詳於繪畵詩而此集三卷中亦多拈其所未備者是則考山川可以裨地志述祖德可以補家乘宜乎賢從孫之手寫不釋出入與俱也而方綱以姻家子姓之末積數十年之久得快覩從前之所未見者迴環今昔感慨以之附名其後有深幸焉故不辭拙劣而爲之序

見吾軒詩集序

壬申冬方綱初入翰林得問字於桐城張中駿先生時先生嗣君莊亭前輩已先讀中秘書長方綱二歲每請業於先生齋中退而與莊亭切磋論文其後數年與莊亭同修起居注晨夕共几商訂者又四年於是先生論

詩之秘前後飫積於胸者迨十年矣蓋先生最服膺者在昌黎集嘗手評之數遍故其氣勁而詞達有得於韓詩者爲多然方綱於時肄習國書繙譯之課又以質鈍矻矻無暇日於先生詩未得手寫以卒業也莊亭雖同館同直然每體先人志謙抑不自任其全集亦未竟讀後二十年方綱自江西旋役道出宿州而莊亭弟荔亭司鐸於宿手輯四代講筵詩屬爲序之先生與莊亭詩皆在焉 國朝詞林一門四世入直講筵者罕矣四世皆有著述以傳後者抑又罕矣始敷桐城張氏自文端公以來累葉碩學名家忠孝之篤風雅之宗未有能及者也今又六年而先生孫某手錄全集以來且屬爲序

方綱既幸夙昔受知之深今始得藉以償所願而又幸
乃孫之克成先志也夫以翰林館課應制之體與韓子
陳言務去之義能合爲一手者有幾人哉況今讀先生
集中諸篇其古今各體又不僅以效韓爲專長則其包
孕才人學人奄有諸家之所擅美者非合訂而編次之
不能知也故敢不揣闇昧勉徇其請爲排輯成若干卷
而略述師門數十年中區區願學之忱以復焉他日仍
當訪先生韓詩手評本以究精詣則又方綱所日夕悚
然惟恐弗及者也

月山詩稿序

傳曰詩發乎情又曰感於物而動夫感發之際情與物

均職之而情與物之間有節度焉有原委焉溺而弗衷者非情也散而紀者非物也嘗持此義以例近日詩家如漁洋四言曰典遠詣則者衷乎情盡乎物矣而至於發抒極致各指所之則初白諸體乃有漁洋所未到者三十年前在端溪舟中嘗與沈椒園前輩暢論斯義椒園輒欲舉初白詩集引申而箋疏之然予竊謂初白深入白蘓每患言之太盡耳今讀月山詩稿亦出椒園所手訂乃覺尋常景色悉爲詩作萌拆凡有觸於目者皆深具底蘊焉非物自物而情自情也故爲詩者實由天性忠孝篤其根柢而後可以言情可以觀物耳又讀月山詩話雖上下千年評騭不多而就其大者如漁洋之

薄視香山至於杜公八哀而亦譏之若李潮八分小篆
歌高出韓蘇之上皆漁洋持論未定者得此數條以辨
正之誠詩家定案矣予於論詩深不欲似近來學人騰
笑於新城而於椒園欲注初白詩之意今始得觸發於
言情體物間爐香茗椀處處皆實詣也正如讀山谷大
雅堂記則毋庸注杜可矣

蔣春農文集序

乾隆壬申禮部試同榜成進士者以古文名家二人曰
餘姚盧紹弓曰丹徒蔣春農時予在諸君中年最少輒
與二君子往復上下其議論紹弓則同讀中秘書以校
讐相與辨證而春農授中書直禁近以隔歲再入春明

相與握手言歡函資雅故視諸同輩相得爲尤甚也予嘗謂爲文必根柢經籍博綜攷訂非以空言機法爲也紹弓之文得力於校勘諸經貫串百家每聯几賦詠紹弓起步庭中以手自拭其面同人笑曰此君胸中剖別同異省卻頰面脂藥錢耳而春農每來坐中手篋櫝快辨橫飛有與高古籍者則屈指唐鐫宋槧某書某板闕某處某家鑒藏某帖如貫珠如數家珍問者各得其意以去而春農雜以諧謔初若不經意也嗟乎此則文之心也已後數年諸友或出使或告歸聚散不一紹弓歸里後僅一至都門與予共論次者數旬耳歲己亥予典試江南鄉試春農訪予於秦淮驛館猶相與考訂攝山

碑出所藏古研與予審定欸識者累夕而同年諸友罕得合并無復曩時城南唱酬之盛矣紹弓逝後爲志其墓而未得序其全集今春農之孫延葛出其所鈔諸體文來屬爲序乃慨然思舉此中汲古苦心以導後學而廻思四十年前所得於益友者不禁涕泗之交集也遂書此以復之

謝蘊山詩序

予與蘊山相廟切爲詩者十有二年乃蘊山出守予以其宜勤職務也又相誠不爲詩者十年今則舊學之懷復積成卷軸者又十有二年矣此中甘苦相喻之微弗能一言盡也蘊山今將哀其近數歲之作彙爲帙欲予

一言以序之予時在濟南方論著新城石帆蠶尾幽叟
空澄之詣若不可以言詮得者一日與薌林尙書濟寧
舟中對月說梅花詩懷吾蘊山自謂此足當一序矣惜
匆匆未筆於卷也其秋予還都門而蘊山馳札來曰先
生可無言乎是夕愉悅不成寐因舉吾二人以詩爲息
壤之諾約畧書之以志蘊山此次哀輯之概語曰心之
精微口不能言也異日得共几磨墨續城南退直之風
味丹素揣稱如吾意所欲盡言者更必有進於此者矣

朱艸詩林集序

壬辰之春予自粵北歸始晤羅子兩峰於錢蕐石之木
雞軒睥子炯炯有曠古之懷手冬心前後集迢然作鸞

嘯聲礧石笑曰如見冬心復生矣蓋冬心之高弟子腹
貯皆金石琳琅深情遠韻不僅師冬心畫悔者也旣而
南返又一再北上其於畫理深入古作者之室幽深夔
邇之趣悉寓之於詩蓋冬心之詩以含蓄見味而兩峰
能盡發其所欲言者然予嘗論古淡之作必於事境寄
之放翁亦言絕塵邁往之氣於舟車道路間得之爲多
兩峰自南北數千里間選勝懷知登臨節物之感離合
振觸之思蕭寥沉頓每以空音淡行若不欲暢發之至
盡者此即冬心詩畫髓也予與兩峰論文譚藝往復相
質修復二十餘年相對皆白髮矣茲爲裒次其前後諸
集二百餘篇以志吾二人結言古歡之素而屬思飛騰

仍以冬心爲歸宿焉此後兩峰詩詣之益深則迴向舉似皆鏡象離銓之旨矣更何從而拈說也哉

梧門記科目故實二書序

梧門司成博學多聞勤於攷述自其爲講官學士時輯錄制科貢舉官職姓氏之類無不備具洎先後任司成課業之暇攢撫諸家集部說部凡有關於科目者皆足以備文獻資掌故焉

國家重熙累洽百五十年以來魁儒碩學際會中天之運砥廉隅矢文章以報稱者指不勝僂乾隆辛丑春方綱忝貳司成而是科會試殿試皆吳人錢棨第一卽前秋己亥方綱典江南省試所錄第一人也故事一甲三

人謁

聖廟禮畢拜司成於彝倫堂三人簪花訖所設備用金花一枝以歸總理大學士攜歸歲以爲常時大學士漳浦蔡公謂方綱曰此三元君所得士而今又親與此禮此花以歸君於是方綱作三元讌詩三元花歌又撰唐宋以來三元考一時和詩者甚衆吳人爲鋟板者是也夫人知科目之爲重則益知君恩之不易報益知榮名之不易副而敦節行勤職業官箴士習皆系於此若夫題目之式品藻之鑒語資之記或足以正文體裨經傳或足以觀得失備勸懲又非光化進士百有三門所能該悉者矣昔汪學使薇題福建使院句云爾無文字

休言命我有兒孫要讀書竊嘗感佩此二言願凡有司
衡之責者皆當書於廳事以示多士故因梧門此二書
而識於卷端俾吾學侶皆敬聽焉

馮魚山詩集序

予與及門諸子論詩所知之最深者無若謝馮二生謝
蘊山自翰林出守予誠以十年不爲詩蘊山亦知予最
其吏治果逾十年乃與友唱酬自監司以至節鉞勤職
之暇無歲不以詩求定予一序再序期之勉之而已馮
魚山則天骨開張更過於謝而其自翰林改部曹衣食
奔走於四方遍遊五岳窮探奇險其遊太華蒼龍脊攀
絙索而陟千仞昔人危慄咋舌處猶手拓鐵絙題字以

寄子然所爲詩則無片紙寫以見寄者非蘊山之勤而魚山之怠也蓋蘊山在館下日見子與礬石共燈燭研聲律尺黍而礬石酒酣以往頗不耐攷證之煩子獨以屬望蘊山故其久歷外在尚時時彈尋樸學補小學考撰西魏書以推本曩相證訂之意其於詩也亦以爲孜孜如是則已耳而魚山亦因子得受益於礬石乃深有見於此間分判節度之不可強爲是以至於屢索其詩而不輕出也子雖序蘊山詩然實知其夙夜殫心職務雖常以李丹壑目之而不欲急趣其以詩名也至魚山則前歲掌教端溪尚以羅浮古藤杖及摹勒東陽蘭亭本見寄子旣賦藤杖歌答之又爲極論東陽本之毫釐

出入則實望其所造益深乃求其全詩定之而孰知魚山竟倏焉化去留此數十年未竟之緒餘使我振觸不忍卒讀也乾隆乙酉子初識魚山於未冠之年及其舉於鄉陸耳山典粵試榜發子與耳山交口稱爲天才羅臺山李南礪皆同几激賞其詩筆今羅李二子之集皆不可得卽耳山篇什最富今亦尚未裒輯成帙而魚山門人鈔其詩來屬子序是則何妨過而存之然而此事之精微子則何敢自欺今日知馮魚山者無若吳蘭雪蘭雪力任刪訂存此百三十首以付其門人子則謂存其多篇不若少存之爲質實故爲追說昔以詩望魚山之鄙意陳思有言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嗤子也凡

吾學侶皆宜懸此以爲銘鑑而況於魚山乎

洪介亭詩序

吾門諸子可與言詩者無若謝蘊山馮魚山二子之詩
予皆序之矣蘊山之出守也予誠以十年不爲詩及其
袞集前後所作予爲序之乃又在此十二年之後予惟
勉之期之而已魚山則俟其大成乃爲之序而魚山不
能待也其所存詩則其門弟子輩所袞集雖予亦序之
而聞者未免疑吾言過嚴也念此事精微罕共質者比
歲以來洪介亭有志於此其才思亦不減謝馮而予語
以十年之功方可有成此語如昨日耳而介亭又不能
待也今其嗣君扶柩將歸宜黃鈔其詩四冊來求序予

則奚忍不言子於魚山詩序已援陳思不能妄歎之言
昔漁洋先生亦云於論文無假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
故仍舉吾門謝馮二子詩以爲之質蘭雪卽北來芷溪
又出守耿耿予懷將誰是語介亭嗣君其或深喻此意
則寫吾序而存之其或不諒此意則如魚山門人輩之
舉而刻之是則鄙人所不能代爲籌者矣

環中廬初藁序

昔徐昌穀以吳門雋才從北地李獻吉游其後詩名與
李何並駕而當時論者或謂文章煙月之作散華流豔
自足傳世及其趨爲漢魏盛唐乃有守而未化之譏予
竊以爲不然今談藝錄具在也而陳約之王敬美皆以

迪功與蘇門同論者故在詩外有微旨矣至於守而能
化之秘則獻吉固未能幾此而以譏迪功可乎吳人金
子青儕前歲與吾友王述庵偕來都門予一見輒爲說
太白詩之所以然青儕錄其語於所寓齋壁年來與輦
下詞壇諸公迭相唱和其才日益進其氣日益充實蓋
不僅空言格調者而此事之精微非一昕夕所能竟也今
將南歸出其環中廬初藁見示述庵期許之言在焉予
於青儕知其才力必能直到古人而又不可以一格相
繩者江漢之流浩乎放海始於此矣逞嘗與梧門司成
魚山編修細論迪功談藝之理青儕此歸於舟車間養
其充實之氣恐未可僅以迪功談藝相期矣近日言太

白者不於獻吉之推何徐則於漁洋之推吳天章今予
於青儕則似尚不止於此青儕勉之矣

嵐漪小草序

乾隆丁未秋按試南康郡郡在廬山東南由德化入星
子必經山之隘口而試院在山麓日與湖中落星石對
予以七月十四日入隘口飯瞻雲寺比試竣以八月二
日宿秀峰寺明晨遊萬杉栖賢午到白鹿洞書院又明
日並五老峰東北度吳章嶺至九江此廬山之陽經遊
大畧也中間數詩試院作合前後入山出山凡得四十
八首不曰匡廬小草而曰嵐漪者落星石上舊有嵐漪
軒見山谷外集注蓋宋龍圖閣學士吳仲庶所顏者今

其址廢已久予因書嵐漪二字扁於試院後軒茲集所以志也前數日皆陰雨出山後亦稍稍雲而風惟入山二日朗霽無點翳山光水翠豁然與目謀又嵐漪之脫我也此行僅山之陽故不敢以匡廬名云

陸象山五十壽序

吾友陸子精於易然其於易也深造自得將二十年而未有成書茲爲五十初度之辰於是方綱舉酒以屬曰子之於易今不可更遲遲矣昔有胎息坎離以爲學易者然究非學易也況陸子今不爲此又有以苦身力作營生事代昆弟婦子之勞斯乃躬踐庸行爲學易矣然究非學易也西莊王子從事於尚書鄭學者三十年今

始成書而日以學易不及惠氏爲歎然惠氏發明孟荀
五家之言是果足究言之乎方今能究言之者其惟陸
子乎今書尚未成未知其何日底於成也杜陵詩曰妻
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每念斯語汗未嘗不發背沾衣
也如必曰吾不以著述爲事是固然矣然此是釋氏離
文字以爲義者耳具此髮膚何者爲安身立命之處無
愧天地如臨父母此語重於南山矣敢再拜敬書以爲
君壽

奉饌圖後序

予從來不輕爲人作序誠以無所發明則序不作可也
廣濟孝子正齋閔君繪其二親爲奉饌圖當世賢而有

文者既皆詩之矣何以序爲閔君將歸抱其冊來泣謂
予曰諸君子所言者多譽某之孝耳某何敢言孝顧未
有一語及於吾先人之爲人者則某奚以卽安子告之
曰此奉饌者子職也惟子職是供則惟子職是述奚其
及於尊親哉閔君則撫圖以泣若不勝其痛者良久予
再三問以二老人之行誼則閔君惟有稱其淳古篤實
樸厚之狀若摹於目而繪於手者嗟乎此真言語所不
能傳而圖繪所不能盡者也凡言語可以傳圖繪可以
盡者皆非其真也世間長松千尺靈芝九莖裂山石而
感風雷者皆是物也嗟乎此焉得不爲之序乎於是序
其實直之語以爲是圖後序

曹州牡丹譜序

昔歐陽子作洛陽花品序至於翻駁周官司徒嘻亦太甚矣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得地之中此先後鄭說皆同而歐陽必不信之何也且云天地之和氣不宜限其中以自私此尤非也和氣聚則鍾美理之常也豈謂私乎曹之有牡丹著於天下蓋亦其土壤物宜有得於和氣所鍾者吾恐學者信歐陽之說不以爲美而以爲病則誣之甚者也故不憚辨正前賢之論則或因物以驗性就地宜而勗人材庶有裨乎曹花舊無譜懷寧余孝廉主請席於此子屬其輯新譜一卷門人安君鉞以傳之曹國之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之和也又曰芄

芄黍苗陰雨膏之壤物之和也然則百物阜安皆和其聲以頌之宜矣曹之郡邑士大夫將題詞於後踵而成編故爲序以俟焉

貴溪畢生時文序

詩有江西派時文亦然江西派者文之正乎曰非也然其所以得派之原者則正爾得其所以得派之原則其派亦正矣予比年來極爲江西士人論詩文學術之所以然而今乃悉於貴溪畢生之文發之始予與武進錢文敏來主江西鄉試是時予銳竟欲窮搜嗜學之士而文敏亦力持文格相與擊節高唱以爲獨得是邦清粹之氣比役旋至京有友人戲謂予曰異哉獨君識江西

人文字耶子笑而不應也蓋能知江西文格之所以然者固不必其江西派之云也夫固有爲之主宰者吾嘗寶山谷二言曰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三十年來與天下賢喆論文不出此語而況於江西哉乃予旣抱此識江西文字之癖而今日江西士人則不爲江西之文久矣金谿周生子已卯舉首也今老且病予視學三年將受代而詆諸學官弟子有抄周生之文以來者予竊欲甄錄其一二以爲江西士人式而勿遽未果惟貴溪畢生雖老且貧而神智愈壯骨力愈勁爲文亦愈深且肆予視學使還生賦五言詩爲贈其感知篤學之意肫然出天性此真江西文也已其明年予勘書奉天而生

絨其文遠求予定之既勘書事竣俶裝登車乃取其文讀之與去年欲選周生文往復感激之衷相發也故爲道其從出之原以爲今江西之爲時文者質焉予重來江西與諸學官弟子研經談藝得樸學沈博之士屢矣而復實位不置者獨與此荒邨冷席一貧病老塾師淡焉相對謂江山精氣耿耿如結誰其信之顧後學不肯深思耳生文亦不能多選然予意終欲合周生文共訂而存之此可爲知者道也

蛾術集序

學記所引蛾子時術語在戴禮之前蓋古經之節目在焉而注家但釋大垤銜土之義尚未盡也此篇引教學

半卽爲上文教學相長言之引官先事士先志卽爲上
皮弁祭菜宵雅肄三言之則此正指上文一年以至九
年考校道藝之事自離經辨志以訖於知類通達皆所
謂蛾術也茲得讀陳尊揆先生所撰蛾術集而有以發
之昔人蒙求之作與急就滂喜等耳然而辭必舉其要
事必詳其義是卽所謂博依雜服安詩安禮者也今讀
此集上下古今出入經傳因文辭以約其旨趣卽離經
辨志之屬矣由肄事以比其原委卽知類通達之屬矣
士生今日經學昌明之際皆知以通經學古爲本務而
考訂詁訓之事與詞章之事未可判爲二途誠得人人
家孰童而習之以此爲安詩安禮所從入則其爲藝圃

之津逮爲詞學之指南立誠居業皆由是以廣益焉而
儷語之工特其餘事耳又豈石梁王氏所疑泛論者所
能該悉也哉

銅陵章簾堂聽鶴和鶴二圖詩序

銅陵章簾堂以通儒有聞於江左厥嗣天育來京師以
先生八十初度之辰屬友作聽鶴和鶴二圖屬方綱爲
一言予聞先生精於易義而嗣君之承志與先生之緝
轂合爲一義不可無以申之請爲先生陳聽和之旨可
乎中孚六爻皆不比他卦之以應言也然而五之攣卽
二之靡也上之音言登不若二之鳴言和也何者我與
爾皆純乎內心也說者或疑二與五有君臣之分不應

以子與爾稱之是固然已然不知此爻之義非果以子與爾之稱屬諸二爻之指目五爻也以全卦言則二五兩陽皆得其中中孚之理蘊在此矣以爻義言則專就九二本爻見其有感必孚耳故象傳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卽以其子和之實諸中心之願則其子之和卽於在陰之鳴具之矣爾我之共靡卽於好爵之本有具之矣簾堂之品行閱望固皆其所夙有而厥嗣篤其家聲以承歡侑祝者豈外致哉有此孚誠所以共此好爵此中孚之實也盍舉此以爲諸什弁焉

裴鶴峰觀蓮圖序

佛以蓮喻性而儒以蓮喻道屈子之蘊荷與周子之愛

蓮一也然屈子以初服之芳感激而發於騷類乎幽憂
怨憤之作而周子之灑落光霽見於昔人之詠歌雖亦
騷賦之遺而寄託殊矣往年予視東粵學與吉水裴子
鶴峰論文於藥洲之上洲有愛蓮亭周子提刑廣南時
種蓮處也鶴峰繪爲觀蓮之圖一時賓友唱和成什以
紀其事後十年鶴峰來京師重繪於幀而俾予序之昔
周子愛蓮雖不言其地而以山谷之文證之吳興施元
之東坡詩注則以廬山蓮花峰下有溪合於湓江故取
營道所居濂溪以爲名也故曰津有舟兮蕩有蓮寫溪
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而先生之子元翁爲吉州司法所
以發明造化之機仁智之蘊於今猶可追摹者蓋得之

吉州爲多宜鶴峰之留連觀感而不能釋也比者鶴峰
由江廣上燕薊經河陝十年以來閱歷益深當必有玩
於目而得於心者今又將遊皖口訪石牛黃山白岳間
求志事而證今古則是圖也其視向之酒闌拈韻凭欄
而聽雨者更有進乎因書之以代贈處焉

彭晉函時文序

昔已山還淳二老人提唱制舉義於江介間而丹陽彭
晉函以一諸生參其席蓋二老人者皆欲晉函出已門
下一日晉函持其文往質還淳老人還淳對客贊頌不
置謂世無此文久矣而晉函終未嘗師事之卽此刻爲
王誦之篇也方綱髫齡聞此事輒渴思讀其全帙其後

得識吉毅揚何罕勛皆爲予言晉函娓娓每竟日憶此
風味遂將五十年矣吾友梁元穎晉西房師也今出篋
中所藏晉函文丹徒郭君爲錄本傳之子嘗歎文家與
義疏並行而不能相賅者詞章之士騁其妍秘而或未
暇攷訂及專一於攷訂而又不能概以文律繩也晉函
潛心經術發於制舉之文者已如此此可謂之經義也
已善學者由晉函之所得而進以求之或不至如昔之
爲疏者泥於鄭志矜於劉規者矣豈僅時文云爾哉已
山還淳二老人皆未及爲晉函文作序方綱則何敢言
序始書此以覆於錄斯集者

吳懷舟詩文序

有義理之學有攷訂之學有詞章之學三者不可強而兼也況舉業文乎然果以其人之真氣貫徹而出之則三者一原耳吾弱歲典試江西輒於几研間會合性靈江山之真趣而得金谿周生以冠多士後三十年復來視學欲求周生之遺文哀錄之而不可得延竚秋渚悵焉慨息而已今又十年餘而得見東鄉吳生之文論者推本其鄉人以爲直接艾千子也夫文何流派之有衷於經而已遲者丹陽彭晉函爲文深至入理可謂扶經之心者吾蓋佇想其稿三十餘年鬱未出今始得見鏤本而序之懷舟之文其品味當在晉函伯仲間而艾先生沉勁之骨瘦硬通神之妙百五十年後得吳生以發

之豈以時地家數限量之耶然吾有以語吳生者研理者喜深入而疎於博綜嗜博者又多騁奇秘而遺坦途是二者厥失均也生其由吾說而充之慎思則勿侈其有餘養源則不匱於所往他日當有續以相示者予子或未敢知晉函則恐望而卻步矣

吳氏書畫記序

原題曰大觀錄

嘗憾墨林蕉林二家之無記錄也惟江邨高氏蓋牟卞氏有之然而鑒藏之家未能有一一出於手記特屬其門客輩爲之輯成轉不若好古之士書所寓目者爲足據也然高卞二書皆有起例非苟作者若朱性甫張米庵邵叔遇汪硌玉諸編詳矣然而著錄自各有體卽如

真蹟不具錄其全文以爲人所習知耳若禊帖旣詳徵其題跋而於五字九字之損龜針蟹爪之存皆所不著米老所鑒懷字折筆僧字合縫明見於後跋而置之不問此復何庸其記錄哉吳氏是書蓋亦參互於高卞之間而其人於書畫之理實能言之近日有安岐者亦頗能曉書畫所記與此亦可互證然如蘭亭跋尾之分合安岐尙能言之而此未深究也所賴於記錄者古人精神式憑之後人心眼印合之至如近世裝接之失抽換之欺一視鑒藏者爲之糾正而豈徒以廣見聞云爾乎又若記錄之式或以書與畫各爲卷或以時代各爲卷亦非可漫無整比者若夫知人論世借書畫以備參攷

則此書亦勤且博矣此書本名大觀錄不若題曰吳氏書畫記爲得其實吳君名升惜無其自序大略耳

切堂集序

乾隆辛未子始從香樹錢先生論詩先生於北方學者首推宋蒙泉戈芥舟二君時蒙泉與吾同年紀曉嵐鄰居芥舟與曉嵐同里故予知二君詩最早及予授館職甲戌夏

詔擇翰林十人於院解校勘文選芥舟與予同研席者而月其後癸酉秋芥舟副董文恪典試江西文恪奉命於出闈後手繪匡廬芥舟同遊得詩一卷歸而快讀之雖相知如蒙泉曉嵐未有若此暢愜者也蒙泉出膺

外任其集未克全讀卽曉嵐同唱酬者數十年而其詩不肯自錄成帙今所刻者其孫所補輯耳惟芥舟詩文集彙成卷癸卯芥舟子廷模執贄吾門求其遺集而未克寫竣今又三十餘年矣吾婿寶樹君猶子也始以所寫切堂詩十卷文十卷來眎予所見匡廬諸作已刪其半婿曰及今不爲之序則吾北方詩家知者益少予於曉嵐集未及爲之序而芥舟之服膺陶杜與曉嵐之服習後山微有差別此意非深喻甘辛者不能傳也其文亦多有關政教風化之大端非僅摘藻爲務者故不辭而綴言於簡後亦俾吾婿與其族人善體交勉之

樹蘭齋時文序

士人束髮受書習爲帖括之文惟繹注以尊經而已迨
由此取科第摘華藻涉獵羣籍於是拾不準之編侈恣
緯之說卽帖括依經爲之而亦好用奇字僻事忘其初
入家塾之舊業則逐末而失其本者衆也吾是以於青
陽王春甫宗伯手錄其先人植庭先生時文而重有感
焉予於春甫同館心交者四十餘年春甫嗣君蓮府爲
吾女婿又二十年矣父子相繼入翰林相繼掌邦禮蜚
英騰實於六藝之圃將有以大闡其家學而今則首以
先生之制舉義爲急是可以敦士風而作之式也春甫
之爲學也必敬稱其庭聞其視學楚粵也奉先生杖屨
如在家塾時奉先生之教以教子以教多士而今日校

雖是編者卽昔所課孫也其文不爲新奇不驚時習其
結撰一以經爲骨其詮義一以注爲宗使人讀之依然
寒窗燈火之風味而無嗜異之趨使人忘其子若孫磨
臚仕而柄文衡者把卷僂僂如見先生粗衣蔬食作經
笥老儒生而不知其服 綸誥光閎閎也此一編也豈
惟諸曾孫以下世守之抑可以興起士林封植角弓以
弗謏永譽則區區弁言何足以道其什一也哉

濠上邇言序

嘗謂學者立言宜以聖人三言爲法曰多聞曰闕疑曰
慎言而已多識前言往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皆
多聞之屬也罕言利命不語怪力亂神此皆闕疑慎言

之屬也予不喜作說部之書有持說部書屬題者亦以此告之蓋說部之書可取資者二焉一曰有裨於攷訂二曰有關於勸懲近日王漁洋於說部分四目談故談獻談藝皆吾所取也談異則吾不欲聞之曩時以此私記而未著於說部之序吾友桐城章子完素好學而守道者其爲言也必取則於此故於所撰邇言而以此序之

廬山紀遊圖序

吾與西江諸友論詩前則謝子蘊山今則吳子蘭雪最其秀也西江秀氣在匡廬而蘊山蘭雪先後應聘主鹿洞講席吾遊廬山欲與謝子偕時約桐城胡維君作敷

淺原攷辨蘊山欣然襍被從之而以病未行又欲作圖亦未果今乃得披吳子紀遊之集卽以題其圖何啻申宿諾乎廬山詩歐陽子一篇最著吾昔遊欲訪歐詩石本而未得今蘭雪之遊直造漢陽峰仰天坪僅得剔其石耶蘭雪詩中拈出歐詩幻唵語最有卓識然吾嘗竊訝歐陽於廬山知剖異學之幻唵顧何以有易童子問之惑吾嘗宿開先禪榻夜起摩挲石壁歎陽明手蹟與山谷並峙而不以傳習錄爲畦畛顧何以有大學古本之刻是二者二十年來廻環胸臆間久矣而大學古本石刻正在鹿洞講院之堂壁昔歸安沈兼山主鹿洞時嘗以此語之及蘊山繼往於其行也又詳語之惟吾蘭

雪未之詳語也故於其紀遊圖詠而書此以爲序

延暉閣集序

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其實際夫非僅爲空談格韻者言也持此足以定人品學問矣乃今於曹子儷笙詩文集發之聖門善言德行則文章卽行事也樂記聲音之道與政通則文章卽政事也泥於言法者或爲繩墨所窘矜言才藻者或外繩墨而馳是皆不知文詞與事境合而一之者也儷笙於詩文自其家學已探粹密比入詞垣日校勘中祕書益進而窺古作者之原委積今蓋四十餘年矣其力學之誠敬業之勤由翰林以至端揆恂恂如寒素凡案間無代筆之門客以暇錄其詩文

成帙曰延暉閣集敬識蒙

恩賜綸閣延暉之額以名之讀斯集者第知其紀榮遇而其實卽文章政事合一之義也凡臨事視若具文者用心必不誠故其毅力不克勤以副之是卽爲詩文徒襲格調而不得其真際者也學者涵養深醇之候與歲俱進與日偕長然後仰見延暉之義無微弗徹誠以貫之勤以永之備諸體以綜百家是有準乎繩墨之上而立乎格韻之先者將由經訓以衷道要豈獨詩文已哉

薇垣歸娶圖詩序

昔宋金華送張藻仲乞假歸婚有紅錦紫簫之句朱竹垞收入詩話其後花吳諸公皆登朝後授室然其詩均

不傳我

朝館閣掌故登科歸娶者數人而同時投贈篇什亦不多見蓋嘉話若是其難也明閩省賢書有陳應魁梁懷仁王愼思周鳳岐歸娶之事顧考之志乘皆闕如惟嘉靖乙未候官藍用楫舍人以賜冠賜歸娶當時榮之舍人廷議大禮風節凜然爲閩海人傑今相距二百七十七年而蘭卿未冠成進士橐筆薇省品學才地有聲京師供職二年始以癸酉八月乞娶得請一時公卿士夫圖畫歌詠以榮其歸余旣作詩貽之且於其行也作同學一篇勵以植學植行之要矣及再入祕閣將直樞禁然無日不來吾齋賞析考證從遊日親學亦日進迴

憶三十年前與馮謝二子曰論詩尙未能如此篤摯也往者漁洋之門獨許李丹壑爲言詩得髓蘭卿來吾齋雖晚而天才英特嗜學好古卓然必成吾實不能以丹壑限量之其歸娶圖中詩若文已積成數巨帙余樂見其編錄之成也因書數語以勗之他日事業學行爲邦國光豈徒以是編播豔士林媲美鄉哲已哉

志言集序

昔虞廷之謨曰詩言志歌永言孔庭之訓曰不學詩無以言言者心之聲也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詩之於文辭又其諧之聲律者然則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一衷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則也事境之歸也聲音律

度之矩也是故淵泉時出察諸文理焉金玉聲振集諸
條理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諸通理焉義理之理卽
文理之理卽肌理之理也韓子曰周詩三百篇雅麗理
訓誥杜云熟精文選理曩人有以杜詩此句質之漁洋
先生漁洋謂理字不必深求其義先生殆失言哉杜牧
之序李長吉詩亦曰使加之以理奴僕命騷可也今之
騁才藻貌爲長吉者知此乎不惟長吉也大白超絕千
古固不以此論之然後人不善學者輒徒以馳縱才力
爲能事故雖以楊廉夫之雄姿而不免詩妖之目卽以
李空同何大復之流未嘗不具才力而卒以勦襲格調
自欺以欺人此事豈可強爲豈可假爲哉士生今日經

籍之光盈溢於世宙爲學必以考證爲準爲詩必以肌理爲準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曰聲成文謂之音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數言者千萬世之詩視此矣學古有獲者曰覽千百家之詩可也惟是檢之於密理約之於肌理則竊欲隅舉焉於唐得六家於宋金元得五家鈔爲一編題曰志言時以自勉亦時以勉各同志庶幾有專師而無泛薦也歟